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十二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公羊春秋

隱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至王正月也　穀梁不觧王字為疏此云文王者本之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之云也劉知幾云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謂攷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豈知已不外此傳之中乎

大一統也　後世正統之說出于公羊

母以子貴　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也

曷為稱字襃之也　字不若子未命姑書字也

克之者何殺之也　勝之而未殺故曰克傳非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不弟者鄭伯不以為弟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所謂於失

禮之中又失禮焉

二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

窮者何無母也　身為宗子而又無母故辭窮也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子者衍文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

夫人子氏者桓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桓未成乎君也

三年宋公和卒　惟宋公之卒書公而他國則書侯伯

子男者自我正其名也葬則他國皆書公既從主人而

因以不沒其僭稱上公之實也吳楚之君不書葬民無

二王不得復從彼國蓋誅絕之義也

吾立乎此攝也　自宋魯之禍相仍而攝之道廢攝主廢政在大夫之由也

四年翬者何公子翬也至與弑公也　隱與桓皆先君也於桓不得不諱則誅翬不得不嚴也　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令加貶于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書葬善其能討賊非譏過期

考仲子之宫　不祔于姑故別立廟

初獻六羽　因考宮而獻六羽别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羽僭也先著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至一相處乎内　此説獨見于此

六年狐壤之戰至諱獲也　事在隱即位前非諱

七年何以不名微國也　不名者史失其名

城中邱何以書以重書也　書者當以其不時然傳意有可採

十年隱之罪人也故終引之篇貶也　桓三年書公子

羣故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仇牧荀息不書字孔父書字以祖考故也

何賢乎孔父　善其能與君共存亡故畧其畢而書及以旌異之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　器為無情之物不能於人相就

五年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代從政謂子攝其官　於世卿之中又失禮焉書仍叔之子甚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書正月烝者以其為周時也此宜烝下則譏爾常時不書獨書之者以正其失常者也

祭公來　或稱祭伯或稱祭公時王進退之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書祭仲舍爵明乎其貶也

十二年𠎝與鄭人戰也　下年二月復會鄭伯與四國之師戰則二傳言與鄭人戰為無據也當從左氏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内無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故書字以

嘉之注非也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葢因其國而用其禮也注云不當朝桓失之

十八年君子辭也　言君子之恕辭也其賊非吾所得討

莊五年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此所謂內大惡諱注指下文王人子突謂避王者兵非也

六年不得意致伐　上雖諱之而仍致伐以顯其實

齊人來歸衛寶　左氏曰衛俘深沒其文諱取賂以犯王命使若取所歸者乃前伐衛所獲之俘焉爾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　書齊人者見魯前非主兵後分齊利以殺內惡也

八年非師之罪也　傳意謂非師病而所以出者則病也

九年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下言取子糾則明是脫文

其言入何篡辭也　入者難辭也糾與之爭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經意惜伐齊之師不用
于襄存之日而反于襄之既亡勞師欲定讎嗣顛倒失
正故獨書敗傳似失之
十二年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鄦不繫齊所以成
叔姬之志叔姬一婦人能植其節隱然若紀未亡也
十三年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以非兩君故不盟
于壇上也

十九年諸侯不再娶　不再娶者恐後夫人危嫡子為宗社之禍

二十年齊人伐戎　魯不與師而大書之嘉其能憂中國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不言月譏公之忘其在二十五月之中也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本譏忘哀而舉親納幣者大惡諱但因事以見意也注謂不譏喪娶舉滛為重非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人方有喪而行嘉好之事故不稱使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知有禮義威儀則人之也

公在外也　在外故不書來朝

二十九年何譏爾凶年不脩　築邑脩廏皆荒政也其譏者與告糴同例然則并此無之者其得罪于百姓益甚矣

紀叔姬卒　申其志節也

三十年鄣者何紀之遺邑也至盡也　觀此知樂生不取二城之意矣

三十一年其戚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傳未必合

三十二年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不書葬者賊不討也與閔公例同

閔元年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　季子力不逮爾此傳進退無據

冬齊仲孫來　前書公子慶父如齊後書公子慶父出

奔莒中間復入不見于經二傳以為慶父者近之繫之齊者既外慶父亦譏桓公為伯主不能遏亂萌于早也左氏以為齊仲孫湫則從下書高子來盟之例兩存其說可也

以春秋為春秋　以春秋為春秋者據經以解經也注謂以史記氏族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恐非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久留定魯故不月

僖元年上無天子至則救之可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聖人之不得已也

二年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前已書狄入衛則此非為桓公諱也穀梁得之

曷為為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義同而復舉之者如詩人之有詠歎所以見春秋之不得已而作

葬我小君哀姜　上不稱姜氏者齊絶之也此仍言哀姜者從其實

四年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致伐楚者大其績也楚於

是始懼中國故又見于詩之頌月者見其役之重注謂危公之久非也

十四年曷為為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存亡國死君難特皆反覆再三發例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故不繫晉

十五年晦者何冥也　春秋不書晦故以晝冥釋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　是一作提釋文徒兮反若經本作是則不必注且明其為魯語矣初學記晦日引之

作提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既書邢人則不得不書狄人相屬之辭也邢棄親即狄啓亡國之釁使與狄等乃所以識邢也郤公以為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恐迂鑿

十九年盖叩其鼻以血社也　山海經傳引此作叩其鼻以衈社音鉤餌之餌既不見于釋文許氏說文亦無之

二十年西宮者何　至記災也　終前用致夫人傳

齊人狄人盟于邢　亦相屬之辭齊無能繼桓公之志者譏自見也注謂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恐非經意

二十一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然則下釋宋公之經亦諱中國見釋于外裔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上不書楚子執于獻捷著其實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　此為中國諱不為襄公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　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

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不書葬曾即楚背宋不會其葬傷中國之無人也

二十六年曷為以外内同若辭重師也　外内同辭者恥即夷

二十八年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大其能攘楚討夏之即夷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時溫地已入于晉則是致天

子于其國中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者也故以天王自狩為文明非晉之所得私挾也　如陋儒則先書王狩矣此聖人之權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言及者元咺首禍也注謂是下大夫别尊卑謬

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當定從鄭康成之説魯既僭郊何以獨祭三者也

魯郊非禮也　謂之郊者地在郊也注謂天人相與交

接之意非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天子祭天與天為體也諸侯祭土與國為體也

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三望穀梁注言泰山淮海者得之河非所祭也

秋閏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桓公城楚邱文公則聽衛之遷帝邱顧私怨而昧夷夏之辨則城濮之戰豈出于天下之公義哉書此者傷天下之無伯注言惡衛

畏人非也

文元年會葬禮也　此注中論親親失賢甚備但恐于經意非要

二年先禰而後祖也　此祖禰二字借説　僖元年傳此非子也臣子一例則不為昭穆但不得先之耳詩云莊公之子孔子取之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注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按去天者恐因成風為妾

失禮

六年是月非常月也　此傳與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不同然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不專在冬時矣則此說為長

七年以師外也　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按注甚謬時晉未立君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以其名遂故不言遂而再著

其名

九年以諸侯之踰年即位至三年稱子也　禮文散軼當以此法參互求之

十年臧孫辰卒　自莊二十八年書告糴于齊至此凡五十年

十二年子叔姬卒　其稱子先君之子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母弟雖女弟亦貴之

以為能變也至是難也　此與能悔過不相蒙

河千里而一曲也　注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按此兒戲之語

十四年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至貴則皆貴矣　皆媵出也注以為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恐非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　商人既公子則書弒其君之子文義複重相亂故從成君之例

十八年秦伯罃卒　按此是康公注云穆公未知何據

宣六年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　注据宋督鄭歸生齊

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按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不復見于經者無事可書爾公子翬如齊逆女非復見乎此公羊家之曲說也

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即自愬膳宰之事再拜則知過之意故下曰心怍

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以宣公為僖公子異聞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時楚方

盛魯事晉怠

十年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如宋之歲幣

十一年此楚子也至不與外討也　稱人者討賊之辭也雖外討猶之乎稱國以殺爾入陳不譏而於殺徵舒焉譏乎

十二年大夫不敵君至而與楚子為禮也　大夫不敵君此則夷夏之辭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寇者敵國之辭注謂傳序經意

謂晉如寇虜非也

十五年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此漢書所笑

黿茲王也

成元年作邱甲　注解作甲不合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大夫敵君不貶者曲在齊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　書齊侯者對郤克言之齊既悔過

臣不可以敵君也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至盟于蜀　方與晉伐齊旋背晉而與楚其失在内故先書公會嬰齊而獨于下盟正其猾夏之罪

十年齊人來媵　伯姬獨三國來媵意宋王者之後其書則為錄伯姬也

晉侯獳卒　不書葬者楚人方盛魯不會葬傷中國之失霸也

十五年臧宣叔者相也　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按弟無後兄之義自大夫言之也大夫之生也不臣其兄弟則死亦不得以為子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譏赴者之疎

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至會吳于向　獨士

句公孫蠆書未詳豈其餘皆非卿耶

二十九年公在楚　前年十二月書天王崩楚子卒天王崩而不反楚子卒而公留所以譏公且傷中國也

爾殺吾兄至以其不殺為仁　季子能殺光則討賊也力不逮而去之不懷其寵抑亦庶乎能潔身違亂者歟不殺為仁則公羊子或未盡也

昭十年晉欒施來奔　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十二年晉伐鮮虞　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横而顧

伐鮮虞所以失伯也

定六年二名非禮也　東漢禁二名本此

十二年秋大雩　觀此則聖人正有放過處不事事爭也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奔喪而三家伐之無已所以深著其無君非譏哀公之替其恩也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至此小國皆卒日葬月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三年晉魏曼多也至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之侵衛而譏于此何哉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孔子所親見何為但書春而不月蓋天心之仁愛無往不復麟之出也固亂極反治之祥孔子道雖不行於一時猶以望之來者春秋始終以春亦猶易之雜卦始乎乾而終以夬一陰決去即為

乾之意云爾愚聞之師說如此蓋服膺而弗疑也

反袂拭面涕沾袍　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歟

義門讀書記卷十二

義門讀書記卷十三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史記

史記集解序　馮鈍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輕於詆古人也尚論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背經違理非毀周孔至於無父無君呵而闢之可也賢者文詞

時有出入理宜糾正其言則應婉順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出口一何容易且所云亂道者正据班固之論也游俠貨殖之傳詞旨激揚有為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固為正論然亦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論談當文景之後尚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與韓非同傳仲尼為世家自序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揚子雲言無分别蓋亦未審耳子長考信於六藝

奉之以著書造次必稱仲尼一味抹煞概云亂道何耶至於班固不好自非失心病熱何至出此語哉亂道最文章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經真屬強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

甚多疎略或有牴牾　誠所不免然索隱已詳之矣

太史公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伯規模即不

能舉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有不朽故從略耶

五帝本紀　鈍吟云黄帝始制文字宜始於黄帝也禮有五帝德書有二典史公据以為書

藝五種　修神農之舊政也

淳化鳥獸蟲蛾　蛾古蟻字

帝堯者放勲以下云云　鈍吟云左史紀言尚書春秋是也春秋傳以釋經太史公合而一之　又云古文尚書出孔氏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

得二十餘篇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所載多古文又尚書多古語不易通遷所載頗易其本字即太史公之書傳也或譏之似未得其旨

日中星鳥夜中星虛　春言日秋言夜順陰陽之道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云云　鈍吟云直据孟子則諸家異說自廢

重華父曰瞽瞍云云　世系亦倒叙

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天官者相之職舜自主之八愷

則主地官也

詩言意　詩言志此獨作意按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歟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氏疑當作氐

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　曰姓姒云者其後子孫多遂以為姓而當時則其氏也

學者多稱五帝至末　鈍吟云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明矣

孔子所傳至儒者或不傳　太史公本此

夏本紀壺口治梁及岐　康成釋禹貢惟以漢地理志為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鄭注以貞作句

殷本紀湯崩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為御史者

祖巳曰王勿憂　殷之及王多曰祖某此祖巳疑王之兄弟其下云祖伊亦倣此孔氏以祖為其氏而云祖伊祖巳之後恐非也

封紂比干之墓三句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此傳寫之誤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耆國　耆即黎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千字不知何時謬改

自棄其先祖肆犯不答　犯作祀

號曰共和　鈍吟云共和周名相與和而修政也不必如汲冢竹書之說

積而去之　去一作藏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　陸云觀婁敬之言當時直謂周都洛矣不容無辨

秦本紀　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為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插叙晉楚事為多按莊襄之世秦已盡取周地固繼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為二也

其賜爾阜游　游當作斿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南鄭春秋戰國時屬楚

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始此

虜其將屈匄　匄作匃

武安君攻皮牢拔之　一本無君攻二字似脫

秦始皇本紀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即上所謂相國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項燕得立以爲王也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刻所立石其詞曰　詞俱有韵

發北山山石椁　椁字疑衍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當為輸寫之意運其材也舊作寫放解恐非

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亭林云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上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

之自琅邪北至滎成山弗見正義曰滎成山即成山也按史及前代地理志並無滎成山余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允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晉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滎之號令特正之

贊楚師深入戰于鴻門　此深入謂周章之師

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以下對前僅得中佐說

夫并兼者高詐力以下　承上攻守勢異而暢言之

鈍吟云史公以賈生推言一句全載過秦論三篇另是一格其先列第三篇者論始皇興衰應始皇自以爲三句次列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興邑西垂等句末列第二篇者總論其大勢歸到二世結耳

項羽本紀　鈍吟云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本紀班孟堅漢書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按當時羽實主約漢封巴蜀羽爲之也故太史公用共工之例列于本紀

江西皆反　江西猶今言浙西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鈍吟云自此一路往西

擊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一路向西此引而東暫以

兵敗也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自此東歸

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至各就國　鈍吟云楚兵初

起憂在亡秦須立六國以樹黨六國立則秦已失天下

獨有關中耳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徙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　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處此當何如耳馮氏亦成敗之見也

乃其殺魏豹　其字誤

高祖本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　一本無擊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兵至大敗垓下　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惰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

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
衆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
也當楚人既動則繞出其後矣漢書無之
皇帝在後　皇帝二字史駁文也時高祖尚未即皇帝
位
呂后本紀太后封大臣　封作風
贊　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
法在其中矣

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　循漢書作修是也功下無臣字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句　亭林云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故夫騶道不純　騶古訓字

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　言外可思益見補武紀之謬

三代世表蓋其詳哉　與下蓋其慎也以詳慎二字作

關鍵
于是以五帝繫諜尚書世紀　諸本尚書下有集字
六國表或曰東萬物所始生　萬疑作方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大字上脫一非字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
甄疑作鄄
小者不軌于法　于作于

要之以仁義為本　仁義為本言當不失親親之初意以至于孤立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信武别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戸　陵漢書作漢

清陽　漢書作清河二千二百戸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甌元年　呂作㠯

禮書禮由人起至所以捐社稷也　此下皆荀子

故堅革利兵至刑錯而不用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至流澤狹也　以下又本荀子禮論

樂書復次以為太一之歌　與下天馬二詩即漢書禮

樂志所載也稍節其文耳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　遂小字宋本作聽

律書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耗作秏

丑者紐也言氣陽在上未條　條作降

孰能在天地之神　在作存

天官書隨北端兑　兑漢書作鋭古字通

右四星曰天棓　四作五

輔星明近　輔星漢書作柄輔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羅下漢書有列字

三曰九游　游漢書作斿

下有四星曰狐　狐作弧

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　下曰字作日字

其趨舍而前曰贏　趨音聚贏作嬴下同

左行在寅　歲徳所在

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　居字疑衍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音字小字宋本作晉

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　下曰字作日字

心為明堂營惑廟也　營作熒

填星其色黄光芒者曰黄鍾宫　小字宋本光作九者作音

踈圜以静　圜作國

其色大圜黄滜　滜與澤一字

出而留桑榆間　注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

二千里按舉日作氣言而字衍

疾其下國　疾漢書作病下同

未盡其曰過參矣　曰作日矣作天

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　曰作日

當出不出是謂繫卒　繫作擊

右數萬人戰　右作有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　暈作軍
國皇星大而赤　注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記不盡
按記上脫一志字
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　及下脫炎火二字按漢書
亦無炎火二字今從柯氏本增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上千字衍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　王朔人姓名望氣者見李廣傳

四始者候之日　日作曰

西北戎殺為　注為成者按者當作也

天之五佐為經緯　經字疑衍

羸縮有度　羸作贏

月變修刑　修作省

次修穰　次上有其字

常大赦載　句未詳

二曰以辰　未詳

封禪書而幽王爲犬戎所害　害作敗

作鄜祠後七十八年　祠作時

澥山褱山也　山下脫一者字褱作裒注同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揚雄河東賦合也

遂以十月至灞上　灞作覇

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秦自以水德黑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

司命施糜之屬　糜作縻

尤敬鬼神之事　事作祀

上有古銅器　古作故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　砂作沙下同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亭林云鼎湖宫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湖當作胡故卒起甘泉而行右内史界史記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閺鄉絶遠且無行宫

壽宫神君　小字宋本無重四字

天子祓然後入　祓小字宋本作祓
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思　思作息
不吳不驁　驁作驁
卿有札書曰　札小字宋本作禮
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小字宋本作天
獨見旗星出如瓜　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
昭見也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鳴小字宋本作明

河渠書　鈍吟云水患莫大于河故最詳國用莫急于漕而民間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語脉復井井

山行即橋　注一作橇檋改作檋

入于勃海　注河徙東郡更注勃海勃作敕下同

岸善崩乃鑿井　亭林云岸當作崖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崖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像人之顔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辨之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注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填小

字宋本作通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　堵作諸

東海引鉅定　亭林云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

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

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

入馬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

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

齊去東海遠矣溝洫志同

平凖書孝景時至益增修矣　漢治始衰于景帝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武帝侈心自楚士導之

率十餘鍾致一石　注鍾六斗四升作六石四斗

獲首虜萬五千級　所獲首虜皆以一為十士馬死者

十餘萬則實數也

天子乃損膳　損膳與上布被對

廢居居邑　註服虔曰居穀于邑也穀小字宋本作穀

錢益多而輕　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如說是瓒說非

也

二曰重差小　曰下脫一以字按小字宋本無以字

三曰復小撱之　撱作隨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　式亦欲爲俠者變而用之于縣官耳

然不能半自出　不能半自出者皆聚而爲盜也

湯奏異當九卿　異當作當異

于是商賈中家至用益饒矣　始之以重斂繼之以奪

攘其貧者既為盜賊富者知不可保亦為不終日之計

武帝之不亡者賴祖宗休養之澤深耳

命曰株送　株送當從註應劭說此本二事如說非也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　漢書作欲留留處之字乃寫作二點傳誤作之

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　代作代

一國之幣為二等　小字宋本作三等

吳太伯世家吳使季札聘于魯　鈍吟云詳季子事太

史公之志也史記雖無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
志少未得太史公之㫖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
貶為知太史公也
齊太公世家　鈍吟云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
太史公所敘詳略得宜後人不能作矣　又云宋人論
三代時專以意見揣摩安得如此妥直
左杖黃鉞以下云云　鈍吟云載今文尚書泰誓太史
雖學古文亦不廢今文

與太公作此泰誓　鈍吟云按尚書不言太公惟此泰誓有之與詩相應

蠻公九年　此下見春秋

桓公元年春　齊桓公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至三子專權　鈍吟云舉隰朋亦見管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按鮑叔先管仲死不得管仲病時尚存也太史公不以為然故不載舉朋語耳

桓公十有餘子二句　鈍吟云一總以下敘五公子爭

立其事棼如亂絲太史叙之條理秩如也

避齊亂故在衛　五公子事至此完

闞止有寵焉　陳完世家以為二人

太史公曰吾適齊云云　一賛只論齊所以強

魯周公世家　前据詩書後据春秋

武王克殷二年　已下事詩書所載注家參錯不同此書又不同

卜居焉曰告　告作吉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一段　與左傳不同

賛詞　妙在先引孔子二句　鈍吟云魯有春秋經故所論止此其後得失不復言

管蔡世家　叙事鍼線甚密

與車子乗徒七十人　子作十

曹叔世家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鈍吟云世家書魯隱公立春秋之始也

衛康叔世家　叙莊公處不同毛傳

晉世家十年伐千畝有功　代作伐

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　重敘起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至族滅之　鈍吟云微與左氏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畜于公宮與趙本紀亦相同

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至為趙後　鈍吟云此言事後耳立趙後非在此年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敬侯當

是烈侯

楚世家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春秋止此

鄭世家於是與惠惠王歸　當作周惠王

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　犕作犕

楚反鄭晉兵來救　反作伐

趙世家　鈍吟云太史公敘事事有牴牾者皆兩存如

周本紀依古文尚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

疑以傳疑也有大事而紀載不詳難敘者缺之史闕文

也夏本紀不詳有窮后羿事而于吳太伯世家見之趙世家言殺趙同趙括趙嬰齊左傳頗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别有所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考太史公時書不存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絶得以大于後世苟有其文何得削之後世之輕議古人可恨也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為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為之非其實也定翁謂太史公去春秋不遠趙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

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憲宗以後人其記宣室為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初疑載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之要非無謂飛廉惡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有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難為尋行數墨者道矣

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載　載作戰

趙盾弒其君　史家之書法也

晉國之政卒歸于趙武子　武作文

奉邑侯于諸侯　侯作侔

財王所以賜吏民　財作聽

卿秦將而攻伐　伐作代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云云　蘇秦合從不

載世家

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　地作弟

贊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則此嗟惜深痛之詞譏之者俱非

薛世家公子咎公子蟣蝨　蟣蝨國策作幾瑟

田敬仲完世家　以田完制名所以別于太公之齊也故陳桓不得立　桓作完

田常成子與監正　正作止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正及公族之彊者　按前已云殺監止此疑衍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　長子作子長、

救韓趙臣擊魏　臣作以

孔子世家　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據素王之說

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以盜簒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

已而去魯至由是反魯　總提

孔子生鯉至末　世家

陳涉世家　鈍吟云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可與張耳陳餘並為傳不當為世家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所置自項梁未起以天下之命制于一人之手升為世家太史公之旨也

外戚世家　鈍吟云通卷皆言命　又云先本六藝言妃匹之際係天下之興亡此正言也而漢之諸后或不

由德特言命以志感慨文有煙波

蓋難言之也　鈍吟云妙在此句不然與上文不相顧矣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二句　此處似不宜斷

漢興呂娥姁　鈍吟云已作呂后本紀此只略叙與班書不同意

非天命孰能當之　自前叙至此是一篇文字

皇后母子母寵　下母字作毋

長公主欲子王夫人　子作予

荆燕世家澤以將軍擊陳陳狶　衍一陳字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卿　宰作幸

太呂欲立呂産為呂王　太呂作太后

代王亦從代至四句　與齊世家不同

齊悼惠王世家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太子　太子作

天子下太子復令亦作天子復令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至乃太公兵法也　鈍吟云使歐

陽公叙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如此娓娓

賛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昌黎原鬼因此生意

絳侯周勃世家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立武帝條侯爭之故疑其不能事少主

續絳氏後　氏作侯

義門讀書記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義門讀書記卷十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史記

伯夷列傳　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大旨有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章雖遺家可疑而無徵不信如由光是巳一曰闡幽積仁潔行雖窮餓巖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

伯夷顔淵是已

太公曰此異人也　異作義

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至因而去之　一部管子數行盡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鈍吟云以一心事三君晏子之節也此一句大有關係

贊　鈍吟云傳內事亦出管子但不敘其書直撮略其行事文甚有裁製

老子韓非列傳　震川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聯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近時刻本每人界斷必小司馬之陋也　鈍吟云道德之言流失有二莊子放蕩晉人尚虛浮而亡申韓劉刻秦人尚刑名而亡太史公以莊子申韓同傳有旨哉小司馬不知也

謚曰聃　此謚曰聃亦謚曰洞簫之謚非易名也

迺遂去至關　抱朴子云遇尹喜于散關或以為函谷關

中不害篇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刑作形

韓非篇喜刑名法術之學　刑亦作形

人或傳其書至秦　傳作得

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越春秋云武吳人也

吳起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二魯字衍

伍子胥列傳　鈍吟云孟子疏有西施事引史記今本無之知此書已為宋人刪削矣按孟子疏乃南宋一部

武士人偽作非北宋孫宣公為之恐不足据或所引者
他書誤以為史記亦未可知也
彼見求之并禽　求作來
仲尼弟子列傳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閻云三十下當脱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
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曾蒧字晳　震川云按蒧古點字聖門有三蒧曾蒧公
西蒧奚容蒧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震川云月離于畢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明言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商君列傳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　座諸本俱作痤

蘇秦列傳城方二千餘里　城作地

據衞取淇卷　卷作卷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　至　豈可同日而論哉　震川云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者　至　願大王孰計之　震川云所以言衡之害

實擇而不得之意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案索隱幕字絶句顏朗仲云斬字絶句謬也

令王秦仇讐以伐援國　秦作奉

封曰凡天下戰國七　封作對

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至此其勢不相及也　得蜀則易于舉楚古今形勢同也

陳軫篇主以其言為然　主作王

穰侯列傳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 此武安與應侯不平之根

王翦傳始王聞之 王作皇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亞夫祖之以破吳楚即高祖之于黥布亦然也

至鄭南 鄭作蘄

孟子荀卿列傳 鈍吟云此篇總叙諸子前篇言老子附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于諸子且窮其流失也商君

秦之所以興亡有事業故別叙韓子只敘其書申子事不詳只與韓子同論小司馬不知也

作王運　王作主

淳于髡篇豈寡人不是為言耶　是作足

荀卿篇楚有尸子長盧　長盧一作長盧正義曰長盧九篇

阿之吁子焉　吁別錄作芋子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為靖郭君　亭林云以號為謚猶

之以謚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為帝太后

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將親已　本無將字

平原君虞卿列傳明日躄者至平原門　躄作躄

虞卿篇趙王名樓昌　亭林云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

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

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開關通弊　弊作幣

魏公子列傳　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為國之存亡所係也

徧贊賔客　徧作編

而公子親往車騎　往作枉

如姬資之三年　資之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春申君列傳王又割濮磨之地　磨新序作歷本一字

磨乃傳寫之誤

其于楚王之為帝有餘矣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左施以東山之險　左作王

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黄歇滅魯殄周公之祀卒就誅夷固天道也

范雎蔡澤列傳爲其割榮也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索隱之說非也

贊范雎蔡澤所爲一世辯士　世作切

樂毅列傳襄王使樂乗伐廉頗　伐作代

贊其本師曰河上丈人　本師猶言祖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篇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邯鄲
二字當為欲戰
李牧篇減襜襤 襜作襜
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篇繫阿徧之辭哉 徧作偏
屈原賈生列傳漁父見而問之 鈍吟云詹尹漁父皆
實有是人非若後人文字之寓言也
賈生篇 鈍吟云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叙其新
書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並重其詞賦與漢書異意

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　衍一世字

賛又恠屈原以彼其材云云　即賦内歷九州二句謂賈生恠之也爽然自失亦謂賈生更不下一語含蓄無盡

呂不韋列傳見而隣之曰　隣作憐

刺客列傳曹沫篇　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為之春秋無此風也況魯又禮義之國乎

聶政篇重自刑以絶從　按徐注絶從讀如字

荆軻篇被有善有不善　被作彼

李斯列傳而詬莫大于卑賤　而作故

丞相謬其說絀其詞云云　始皇有子二十人而無尺

地之封故其後趙高得乘其孤立行其易置樹子之謀

其禍固始于李斯破淳于越之議也詳叙于始皇本紀

中而李斯傳復備載始末正為後半血脉

遺胡亥客奉書賜扶蘇與上郡　與作於

故吾顧賜志廣欲　賜作肆

謂之爲桎不亦宜乎　桎下有梏字

先生之時　生作王

蒙恬列傳中軍府令趙高常從　軍作車

陰用荆朝之謀而倍秦約　朝作軻

張耳陳餘列傳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云云　鈍吟云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爲諫至石勒以爲此法

宜失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爲失策

何也葢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

羽爭天下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其勢變不同耳

張耳與陳與相見　陳與作陳餘

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　問作聞

陳餘多說項羽曰　陳餘下有客字

念諸侯無可歸者　者下有曰字

留傅趙王　傅作傅

令王事高祖甚恭　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

作皇帝

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　為上有壽字

黥布列傳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　亭林云當云使九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不一

淮陰侯列傳廣武君李左車　李作李

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　聽作輕

未至井陘口三千里　千作十

止舍夜傳發　夜下有半字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六句　鈍吟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也兵不為用與驅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陳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使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牧野之事太公背洹水向山坂信學之也

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　鈍吟云破趙立張耳撫之破齊亦不得不自立時齊王尚在楚兵雖敗齊

反覆之國非王無以鎮之信亦實語也

漢王出成臯一段　鈍吟云漢使至韓信必有証驗故漢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非他國敵人所能為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　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漢王亦悟　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

神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如是而已

時乎時乎不再來　無下乎字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　鈍吟云韓信自負其能已據千里擁強兵漢即忌之無如之何且忠信而多功取之無名若背漢于楚楚不可必以一身支二雄其事難為與漢滅楚長王千乘信以為便此所以猶豫也

信持其首謁高祖于陳　鈍吟云信反必用鍾離眛斬眛其不反自明然高祖欲取信不反亦不免自解無益

此信之失也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于淮陰侯一段　震川云陳豨事疑出告者之口按必相國與呂后文致之者　鈍吟云陳豨以賓客盛為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為趙相國將兵居邉非韓彭之儔有震主之威据大國者也何為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

勒也上自出關中雖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
却未及此　又云太史敘彭越直云吕后使舍人告之
敘淮隂則詳其反迹賛語亦以為真反也又功臣表告
英布反者賁赫封期思侯告韓信樂說封慎陽侯不聞
告彭越者亦不同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匈奴復聚兵樓頓西北　頓作煩
陳狶篇及高祖七年七月　作十年
賛是以日疏事危　事作自

張丞相列傳中屠嘉篇劉舍為丞相　舍作含

陸賈傳陸生竟以壽終　在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朱建篇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此篇仍歸重陸生

贊至平原君子與余善　標目不列平原盖附書也謹嚴如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鈍吟云秦人廢三代之禮樂漢高馬上得天下先王之制崩壞廢缺有間矣爭功殿上妄呼拔劍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旦夕安矣夫自古

以來開國承家有百年之内全不立上下儀制者哉且叔孫未嘗興禮樂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略有節度如此至于百年庶幾可與三代之禮樂耳濶哉二生真腐儒也

鼂錯傳　七國之反人情皇皇未知成敗關中已揺矣而朝廷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錯不信列侯恐任之將兵或與吳楚連和即不然戰有利鈍則有章邯降楚之事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虚故欲自居守

此其計出於不得已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讒言至一有撓沮更易則敗矣蘇子瞻之論未得其情也然觀錯舉措亦自不能辨矣始言削吳既乃言以徐僮之傍與之此何説哉直欲媚吳兾其自止耳景帝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祗一鼂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當日君臣以刻薄為事天下叛之宜亡國者也不亡直幸耳

萬石張叔列傳雖齊魯諸儒質行　質對也比校其內

行
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　猶然作然猶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敘事甚佳贊不稱　與任安
事不合疑錯誤
扁鵲倉公列傳與百神遊于鈞天　鈞作鈞
橋引案杌　橋作撟
太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　亭林云按徐
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三十九

歲也脫十字

病得之流汗出滫 滫作𣿭

即為藥酒盡三日 日一作石

故胷滿汁出伏地者 汁作汗

有數者能異之 能作皆

吳王濞列傳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鈍吟云鼂錯無謀之人其言云吳削亦反不削亦反似也然既知吳當反宜先有以備之則吳可削也及其舉事反闗一無所施

乃欲以徐僮之傍所未下者與吳不反則削之一反即益之此何說哉錯有可死之道四行事無次第一也官不過内史任事又淺不為天下所服一旦取祖宗之法令紛更之公卿列侯宗室人人不平錯何以自安輕脫無術二也當時處心積慮而反者只一吳耳諸侯王無與也宜先施恩慰安之使人人自保則吳人無黨欲反不能獨舉吳乃可滅吳滅則七國在掌握矣先削楚趙膠西何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知時三也李斯商君以

刻薄變詐取天下當列國之相爭也漢有一統之天下宜恩威並濟以公道行之列國雖強大難制然漢之骨肉同姓天子之藩輔呂氏之禍亦頼于諸侯也汲汲求其罪如與之有讐者為天下當如是耶此與二世之行督責何異不知人無黨四也一時名臣將相漢所以平七國者更無一人為錯所厚可知其無所知矣錯者一天資刻薄讀書不解事之亂臣耳誅之恨不以罪然千古更無一人能言其失者吾不知何也

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為年
作年為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篇引繩批根　根音痕當作
根誤作根
灌夫亦時丞相陰事　時作持
武安起為壽一段　敘鴻門易此際難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上只撮敘五語即及兩人相毀
却于韓大夫口中補敘則一時廷辨乃不寂寞無色

後不敢堅封　封作對

上未有太子云云　梁與淮南事首尾亦相映以見

兩人之賢否　鈍吟云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王事

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

小人也

贊音被惡言　音作竟

韓長孺列傳安國持重　持重二字是眼目

將兵繫卻吳楚　繫作擊

李將軍列傳　以李將軍次匈奴傳前見北邊非將軍不可寄管鑰惜乎其不善用之也

于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徙上郡太守當是欲敘匈奴入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乃徙上郡也

匈奴列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　唐作居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　伐作代

文帝以中尉周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　名作舍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備録和親詔書繁而不殺窮兵黷武之誡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

二主已和親 主作國

贊不參彼已將率 鈍吟云參彼已者即兵法云知彼已也注引詩彼已之子似失之 下即繼以衛霍公孫宏而全録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之意深矣 此贊以定哀微詞發端當知此意

衛將軍列傳敖與壯士篡取之 敖字衍

敗韓將軍軍　安國也

封蒲泥　封作討

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蹋鞠二十五篇漢書附兵家技巧中

長平侯伉伐侯　伐作代

李息篇出代從三歲　從作後

公孫敖篇復以因杅將軍　杅作村

贊　衛霍將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却許其能知時

變以保祿位非以示譏
平津侯主父列傳是章朕之不得也　得作德
主父偃傳衛將軍數言上書不名　書作上
何征而不服乎載　載作哉
乃遂族主父偃　公孫宏以議朔方族主父二人合傳猶之表盎鼂錯也
南越尉佗列傳侍諸侯變　侍作待
別與變吏　變作蠻

東越列傳令諸校屯預章梅嶺　預作豫

朝鮮列傳許其軍以報天下　下作子

天子誅逐　逐作遂

西南夷列傳冉駹為汶山郡　注應劭曰今蜀郡岷江

鈍吟云岷江當作汶江

司馬相如列傳所不足者非材也　財宋本作材古假借字也

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　及作乃

鶩乎仁義之塗　鶩作騖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　事漢書作者

其進仕宦　進作於

勇期奮育　奮作賁

斯征北僑　斯作厮北作伯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鈍吟云封禪古禮也自宋真宗以矯偽舉其事儒者諱言之遂以此為人主失德之舉古道之廢于宋非一事也可勝歎哉後世雖有周成王

漢光武不敢行矣

續韶夏　韶作貂

故軏於夷易易遵也　於作跡

贊　揚雄以下二十八字係漢書贊語一本削去

淮南衡山列傳丞相臣張倉　倉作蒼

士五開章　五當作伍

淮南王安傳塞𤨏轘伊闕之道　𤨏作轘

收太平之賦　平作半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鈍吟云伍被與王造反謀寔也雅辭稱漢美語皆出于被蓋爲此詞希望得不死耳非寔也史公敘此甚明

衡山王賜傳王又數侵人曰　曰作田

以爲淮南巴西　巴作巴

及太子爽王后不孝　作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循吏列傳　鈍吟云所列循吏五人略其事實有空敘有敘其逸事者止寫性情氣度而循吏一片惻怛湧現

太史公曰法令云云　鈍吟云此叙亦刺時之言

孫叔敖篇三去相而不悔　悔作悔

子產篇　不用左傳

公儀休篇見其家織好布　本作布好　鈍吟云太史公敘循吏而本朝無一人焉以為循吏必如古諸人則可若漢書所載太史公猶以為未慊耳不然文翁在景帝時何不存之耶　又云太史公敘子產孫叔敖二君有政事勳業皆不敘濶略僅數語若曰為吏當如此也

二君一邦名相當與管晏並傳此敘循吏非為二君作傳也與漢書不同

汲鄭列傳　鈍吟云汲黯傳多敘公孫宏張湯之過失

游狹任氣節　狹作俠

然黯見蚡未常拜常損之　損作揖

贊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北雍本作交態乃見　葉石君云循吏傳後即次以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何太史公深得春秋之旨所謂定哀之際則微也武帝好為

更張黯尚無爲之化而以鄭當時附之葢當時尚黄老言亦無爲云予嘗讀二漢書班有循良傳葢指武宣時之刻覈而表揚之以爲循良之難得也范則如杜詩之儔皆置之列傳葢光武明章之代吏皆謹愨不必另立名目也此又史家論世深旨法太史公而妙者也

儒林列傳　尚書不列孔安國傳其書未列于學官也

申公篇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戊作戊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疑字下重一疑字

伏生篇　鈍吟云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不同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意屬讀而已按此言妄也濟南潁川相去不至甚逺青之與豫何至語言不通俗言語或有小小異同書是文字何至以土語傳受妄一也伏生有孫亦必有子使女授書二妄也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自是伏生弟子其書不出鼂錯錯雖十不得二三張生同郡人必得真本三妄也史云秦時藏書壁中至漢定

乃得十九篇是伏生已有本不假口授四妄也伏生口不能正言未聞喪明鼂生受書必應寫本伏生豈不一視五妄也顏籀載此言于漢書注使宋人因此生疑竟無辨者不可解也按此條辨證精核有功于今文尚書當如三劉之例附見漢書　葉石君云儒林諸公皆取其廉直而異于公孫宏者太史公以為武帝雖好文學而所重者公孫宏張湯而已張固刑名法律而公孫宏乃曲學也適足以亂道而聖人又不在區區書卷間故

命之曰儒林而已此葢對公孫宏而發下卷酷吏則爲張湯而發矣其次第條理不爽毫髮如此太史公受學于董仲舒仲舒之學具于天人三策茲不載之非故抹煞也葢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救時之失三策雖合于正道而當時不能行之班固所以載之者葢謂國家有如此學術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視之　鈍吟云漢興文學於焚書之後學官所立各有大師傳之有本敘中甚明非取廉直也公孫宏

漢相有功業自宜特傳此非不取也廣厲學宮仲尼之道興千古之美事也用酷吏一代之大失也乃云太史公為張湯公孫宏不亦末乎子長不善張湯公孫宏則有之矣非作傳之本旨也聖人不在書卷宋儒之言周程以後方有此學問子長時無之也　又云傳中兩言公孫宏側目轅固排董仲舒皆刺之也

酷吏列傳寧成篇出從數千騎　千作十

趙禹篇吏傳得相監司　司似當讀為伺謂互相監察

也

張湯篇受而著讞决法廷尉挈令　漢書作挈令

揚主之明云云　傳敘張湯不没其善

是湯益尊任　是上有於字

買臣楚士深怨　漢書地理志云本吴粤與楚接比數

相并兼故其民俗畧同當日目買臣為楚士者此也

義縱篇遷為長安及長安令　上長安作長陵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漢書注平氏杜衍二縣名

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輕繫即注中解脫桎梏鉗赭也

然取為小治　取音趨

上幸鼎湖病久　湖當作胡

王溫舒篇以治獄至廷史　廷下漢書有尉字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任漢書作往

失之旁郡國黎來　黎來漢書作追求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徙諸作徒請

楊僕傳以牧司姦盜賊　牧應作收本漢書

其吏多以權富　權下漢書有貴字

光祿徐自為曰　光祿下漢書有勲字

尸亡去歸葬　尸亡去亭林言家人竊尸而逃也　漢書作妻亡去歸葬

諸輔都尉　輔漢書作部非也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

屬中尉

減宣篇詆罪以為大逆　詆作抵

贊扑擊賣請　扑作朴

大宛列傳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騫以建元中奉使至元朔元年從擊匈奴封侯是未及十年此云十三歲疑有誤

然聞其四可千餘里　四作西

若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用作南

贊至禹本紀三句　不好奇

游俠列傳　春任法律赭衣盈路漢初矯枉過正或漏

吞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保首領武帝時禁網密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教相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歎之盖有由哉

近世延陵　亭林云延陵謂季札

倖幸列傳患者則趙同　患作宦

滑稽列傳贊優頭搖頭而歌　上頭字作孟

東郭篇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以同與

王先生篇武帝時徵北海北守　下北字作太字

西門豹篇三老官屬豪長者與父老皆會　與作里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以同與

皆衣繒單衣　繒作繒

民可以樂成　以同與

日者列傳　此文學莊子而為之者也託之季主以譏

訾當世

龜策列傳亦以決疑之卜　以作有

畧聞夏殷欲卜者　卜下有筮字

悖背人道　或以悖字讀句

褚先生曰云云按此卷但有敘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為也令人概焉忽之惑于索隱有錄無書之一言耳

下有擣蓍　擣古裯字

蚗龍伏之　蚗龍即乖龍也

仰天而視月之光以下　用韻

五采青黄以下　多用韻

長于黄土以下　多用韻

諸侯兵服　兵作賔

桀為瓦室　自桀以前雖天子皆茅茨也河淮以北瓦

室尚少其猶古風乎

邦福重寳　福作福音副者從衣廣韻二十九宥中有

此字匡謬正俗引東京賦仰福帝居亦從衣與福禄之

福異也

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　面作而
卜病者崇曰　崇作祟
足肣手仰　手作首　鈍吟云太史公上窮天文下窮
地紀中窮人事雖一才一藝無不具載故日者龜策貨
殖列于卷末不必有其人凡以有其事者無不載焉褚
生或有所補非本旨也
貨殖列傳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各自以為甘美無羨
于外也

故善者因之云云　宜與平準書對看

故待農而食之五句　着眼

人富而仁義附焉　有天下者藏富于民以此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死市者知榮辱恥犯法也

是以富商大賈五句　着眼

櫟邑北卻代翟　代作戎

昔咸人都河東　咸作唐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索隱陳盖衍字以下有楊平陽

陳掾此因衍也

而民雕捍少慮　捍作悍

而合肥受南北潮　潮作湖

果隋蠃蛤　隋作隋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此下推廣而極言見貨殖不專

商賈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　下專言樹牧之利所謂本富也

通邑大都　約畧都邑歲時資用之數

子貸金千貫　金下有錢字

蜀卓氏之先　此下貨殖本傳

民工于市易賈　市漢書作布

任氏獨取貴善　善字自當屬上句顔氏漢書注作善

富恐非

盡椎埋去就　亭林云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而田叔以起　田漢書作曲

而桓發用之富　桓漢書作稭

肙脯簡微耳　肙漢書作胃
此皆誠壹之所致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備言逐末之利微乎微矣只
兩字掉轉與平準書同一杼軸
太史公自序乃論六家之要指　鈍吟云史談黄老自
是漢初之論至史遷當武帝時則重儒矣
因物為合　合漢書作舍
人者生之本也　人作神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鈍吟云此下方是子長言

六經前是史談之言也父子意不同孟堅不分別而并

譏之未為審篤也

春秋是非　秋下有辨字

春秋采善貶惡至謬矣　鈍吟云太史本意學春秋此

誤詞也

中呂肖矣　亭林云中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

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以為痟者非

子產之仁　鄭世家獨稱子產之仁

無知名二句　出孫子

圖難于易二句　出老子

王翥之討　翥作翦

號令不順　順作煩

破神連　神作祁

第七十注　敬仲之言與漢書違錯王肅取之非也

義門讀書記卷十四